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17

克勤于邦 柔民乃粒

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演义

第八册

全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8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60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第二六四回

慕容垂大破秦兵

甲申九年（秦建元二十年，慕容垂燕元元年，西秦姚萇白雀元年，旧大国一，新大国二，凡三僭国。）正月朔，长乐公苻丕大会宾客，令人请慕容农同饮，使人回说，不知去向。丕始知其去，使人四出寻之，乃知其在列人，已起兵矣。

却说慕容农又驱列人士民为卒，斩桑榆插地为兵，裂襜（chān）裳于竿为旗。使赵秋说屠各子及康东乌桓等人，各率部众数千赴之，攻破馆陶，收其军资器械，取康台，收马数千匹。于是步骑云集，众至数万。乃推农为骠骑大将军，监统诸将，设立郡署，上下肃然。农以父垂未至，不敢行赏，赵秋曰：“军无赏，士不往，今之来者也，皆欲立功规利，宜承制封拜，以广中兴之业。”农从之，于是赴者相继。农号令整肃，军无喧哗，士民喜悦。

长乐公闻知大怒，使石越来讨之。农曰：“石越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，是畏王而凌我也。必不设备，可以计取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今大兵至，宜治列人之城以治之。”农曰：“今已起义兵对敌，固当以山河为城池，何必列人之城治也。”越至列人之西，农参军赵谦曰：“越远来疲倦，请急击之。”农曰：“彼军有甲在外，我军有甲在心，昼战，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，不如待暮击之，可以必克。”即令战士严备以待，毋得妄动。石越既至，令士卒立栅壁垒，农笑曰：“越兵精士众，不乘其初至之锐以击我，乃更立栅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至暮，农令军士鼓噪出，阵于城西，守门将刘木率壮士四百人，当先毁栅而入。石越无备，见兵入寨，慌上马，两军相遇。石越持枪跃马走出，大骂：“逆贼！秦王有何负汝，发兵谋袭？”慕容农大怒拍马，更不打话，手执大杆刀直取石越。两马相交，战不十余合，石越被慕容农一刀斩于马下。挥兵进击，杀死秦兵大半，其余尽皆逃奔。毛当在后阵闻石越败，急欲上马，农大队涌至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乱军所杀。秦兵大败，以此秦人骚动，盗贼群起。

慕容垂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不过半年，众至十万，起兵前来关东。先遣人报知慕容凤、丁零、翟斌，三人闻报，自来迎接入寨，叙谈衷曲，各诉契阔之情，共议复燕之计。丁零曰：“若复燕，可使人往邺报知前将军慕容农，令其



起兵相应，我这里一面以兵先取邺城。”垂曰：“闻农起兵将至，吾亦遣人报知，君言正合我心。”当即写书，使田山去列人州，会慕容农一齐起兵，田山领书去了。

慕容垂与诸将发兵来攻邺城。田山以书见慕容农，农读书讫，即时以兵来会。时垂兵二十万余人，兵至邺郡。弟慕容德、子慕容宝上言曰：“今天下兵起，皆为燕故，吾兄乘此早称尊号，庶使人无异望，士有归心。若不早立尊号，则士民解体，大业难定矣！”垂曰：“然！”于是慕容垂自称为燕王，以世子慕容宝为王太子，以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，又拜王公百余人，使其率众二十余万，长驱攻邺。

史说慕容德，字玄明，皝之少子也。状貌雄伟，额有日角偃月重文，博览群书，学多才艺。兄垂常与共论国家大谋，言必切至。垂谓之曰：“汝器识长进，非复‘吴下阿蒙’也。”及慕容玮败，徙于长安，秦王苻坚以为张掖太守。苻坚败之于首，德乃从垂至邺，因劝垂称号，垂乃以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。兵至邺，慕容农兵亦至，闻后燕王到，自引亲随从人人中军参见燕王。燕王垂大悦曰：“得卿来助，大业成矣！”于是后燕王垂封慕容农为上将军，命其以兵与慕容德同屯。次日，会兵攻邺城。

当长乐公苻丕见燕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使兵坚守各门。遂召问韩晃等将曰：“今慕容垂兵多将广，难以与敌，攻城用何计可以破之？”韩晃曰：“慕容垂锐气正盛，石越之兵新亡，谁人再敢与战？若守此城，城郭不固，兵甲不坚，不如退守中城。”

使人问垂如何起兵，于是丕遣姜让来说，问垂如何起兵。让奉丕命来见慕容垂，未及开言，垂曰：“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保全长乐公，使其赴京师，然后修复旧业，永为邻好。若不以邺城见让，当穷极兵势，恐单马求生，亦不可得也。”让厉色责之曰：“将军不容于家国，投命圣朝，燕之尺土，将军岂有分乎？主上与将军种殊类别，一见倾心，亲如宗戚，宠勋逾旧，一旦因王师小败，遽有异心。长乐公受分陕之任，宁肯拱手输将以百城之地乎？将军欲裂冠毁冕，自可极其兵势，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，悬首白旗，高世之忠，更为逆鬼耳！”垂默然，左右请杀之。垂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何罪？”礼而归之。让上覆秦王坚并持垂表领送长乐公丕归长安，时坚闻知，后见表大怒切恨之。

时苻丕见垂兵至，料不能敌，乃自领后军，至一更尽，大开东门杀出，以兵退入中城，传令三军，坚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

次日天明，后燕王闻苻丕已走，引众入城，扎住大军。却说秦北地长史慕容泓闻慕容垂攻邺，乃引亲属百余人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九千人，起兵还屯华阴，招集亡命。平阳太守慕容冲闻慕容垂称王关东，亦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

众至二万，屯于平阳。

却说秦王苻坚在宫中闻长乐公苻丕告急文书至，及知慕容垂、慕容泓等各起兵叛秦，心中大惊，谓夫人张氏曰：“朕若用朝臣之言，岂有今日之事耶？有何面目见朝臣乎？”言讫，命群臣计议，命将去讨。

第二六五回

慕容垂已复燕祚



燕王垂遣范阳王德讨秦枋头，攻取之。东胡人王晏据馆陶，为邺中声援，夷夏不从燕者亦尚众。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陈留王绍击之。楷谓绍曰：“今大业始尔，人心未洽，惟宜绥之以德，不可震之以威。”乃出屯于辟阳。绍率骑数百，往说晏曰：“今燕王大兵至此，长乐公尚且奔走。料此小城，内无军粮，外无救兵，安能守之？不如早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于是，王晏思半晌，开门纳降。王晏一降，于是氏夷降者数十万口，楷留其老弱者，置守宰抚之，发其丁壮者十余万，与晏守邺。垂悦曰：“汝兄弟才兼文武，足以继先王之志矣。”

慕容泓为秦北地长史，闻燕王垂攻邺，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，还屯华阴，其众遂盛，自称雍州牧。

秦王坚闻知泓叛，谓权翼曰：“不听卿言，使鲜卑至此，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争，将如泓何？”言讫，乃使广平公苻熙镇蒲坂，征钜鹿公苻睿（rui）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发兵五万，以窦冲为长史，姚萇为司马，前来讨泓及垂。

三将领命，即出领兵。苻睿谓姚萇等曰：“今主上令吾等讨慕容垂、慕容泓、慕容冲三人，可讨何处为先？”姚萇曰：“慕容垂兵多将广，连有邺都之地，已称王号，士民归附，难以动摇。慕容泓据有华阴，甚得众心，民为之用，军为之力，亦难动之。慕容冲军马新集，民心未归，不如先讨，吾料必然破之。再以得胜之兵，去讨华阴，亦可得，再举攻邺，邺孤亦可下矣。”睿曰：“卿言有理！”于是率兵将进抵平阳，与慕容冲寨只隔二十余里下寨。姚萇谓窦冲曰：“慕容冲欺我远至，劳逸不均，今夜必然来劫吾寨。其城空虚，将军可以兵五千，抄小路去其后，待其兵离了，然后乘虚杀人，必得其城。”冲从之，即率兵抄小径去平阳城外埋伏了。姚萇亦与苻睿各以兵埋伏寨外，只待慕容冲来。

却说慕容冲闻报事军人说，秦兵在城二十里外屯扎。慕容冲谓左右曰：“今秦兵远来，必然劳苦，正好劫寨。”左右曰：“姚萇颇知兵法，恐有准备。”冲曰：“匹夫仗血气之勇，有何谋策？只管依我而行。”至晚传令，叫军马黄昏造饭饱食，一更出城，二更去劫秦营。三军得令，至黄昏，俱各饱食，全身披挂，

人马尽皆衔枚，至一更，乃开南门而出。三更左侧，慕容冲兵至寨前。冲令三军鼓噪呐喊杀进，直入中军，却是空寨。慕容冲急勒马时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四边喊起，左边苻睿杀出，右边姚萇杀出，两下夹攻，杀得冲兵损其大半。慕容冲舍命杀出重围，走回平阳。

平阳已被姚萇使窦冲率兵抄小路于城下埋伏，一见慕容冲以兵出城，离了十里之程，窦冲使军人各将云梯三百余只，架在城上，五百余人齐登入城，将守门军人杀了，砍开城门，外军直入，屯于城中。

及至天明，慕容冲大败而回，至城下，见城上皆是秦兵旗号，不敢入城。自思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乃忙领百余骑，逃奔华阴来投慕容泓。泓曰：“闻弟在山东聚义，如何至此？”冲曰：“弟在平阳，聚众至三万，被姚萇杀败，无处安身，来投贤兄。”泓曰：“汝既来投，吾何见却？弟宜尽忠，同讨强秦，倘得天下，与你平分。”言讫，以慕容冲为前锋将军，率兵二万，出屯城外，以为犄角之势，待拒秦兵。却说苻睿用姚萇计策，破了慕容冲，得平阳城，安抚百姓，分兵去守，遂领兵长驱大进，杀奔华阴郡来。

慕容泓正欲起兵向长安，忽探事军人回报苻睿兵将至，乃使谋臣高盖来帮慕容冲以兵拒迎。高盖领兵出城，来见慕容冲曰：“今主公遣某同将军拒敌，将军可有计否？”冲曰：“吾却无计，正欲问君。”高盖曰：“依愚之策，前面有穷崖谷可以伏兵，将军可以五千精兵伏其处，吾以二万兵诱敌。待苻睿过穷崖谷了，将军兵出而击之，吾勒兵杀回，两下夹攻，苻睿可擒矣。”冲曰：“此计正合我机。”于是慕容冲依其计，即以五千精兵埋伏于穷崖谷，使高盖率兵二万，出华阴界口诱敌。

却说苻睿引兵去华阴界口，前兵报有敌兵拒住，不得往前。苻睿曰：“慕容泓以谁人为将？”探事军人报，是平阳杀败的慕容冲领兵拒迎。苻睿曰：“只管杀去。”前军得令，杀将过去。燕兵见秦兵来，不敢交锋，尽皆溃逃，穿山度岭而走。苻睿一见，传令三军尽力去赶。姚萇曰：“前面穷崖谷，恐有埋伏，不可去追。适间，拒兵不战而走，宜防暗计。”睿曰：“慕容冲无谋之辈，有甚高计？追之无妨。”因此秦兵鼓噪大喊，连追十里之程，前军立住不行。睿问之，军报曰：“后面大队军马拦住隘口。”言未毕，前面高盖驱兵杀回，苻睿使姚萇出阵迎敌。前军忽然一声炮响，后军喊起，报道：“后面穷崖谷中，有伏兵杀出。”苻睿大惊，手足无措，忙命窦冲退拒后军。冲即竭力以拒后军，睿方得脱，收兵计点，折去大兵三千人，因是两下相持。

时，慕容泓谓诸将佐曰：“前日虽胜一阵，秦兵势大，终难久持，不如奔回关东。”诸将曰：“吾兵若退，彼必后追，此事若何？”泓曰：“选精锐兵断后。”诸将曰：“如此可行。”于是泓自率精兵在后，使老弱先行。苻睿闻泓退，乃自

率兵出邀击。当姚萇闻知，急出谏曰：“鲜卑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而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不可遏也。夫执鼯鼠之尾，犹于反噬于人，但可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及矣。”睿弗从，自以兵出，使窦冲为前锋与慕容冲交战。两马相交，战未十合，窦冲大败，走回本阵。苻睿见窦冲大败，亲自披挂，拍马走出阵前，与慕容冲交战，只一合，被慕容冲斩于马下。窦冲见睿死了，亦领部下兵杀出重围而走。秦兵溃逃，乱奔四散。慕容冲挥兵一击，杀死大半。姚萇在前锋，闻后军报苻睿被慕容冲杀了。姚萇大惊，不敢恋战，与左右从骑千余，尽力杀开血路。正遇高盖，二人交锋，战上五合，姚萇拨开军器，拍马加鞭杀开重围，思量欲奔秦，恐秦王苻坚见罪，只得引残兵走奔马牧西川。

西川使长史上书，报知秦王坚讨罪。坚大怒，将长史斩之，从人走回报与姚萇，姚萇招集残兵，不敢还秦。



第二六六回

姚苻反秦为后秦

却说西川豪族伊详等率五万家谋叛，闻姚苻(cháng)至西川，领五万人入见姚苻曰：“某等遭乱难之世，不遇真明之主，徒抱赤心，隐于此耳。今闻明公盛德，乃将门子孙，某等率众前来，立明公为盟主，守此一邦，未识尊意若何？”苻曰：“吾闻卿等乃西川豪杰，马牧英俊，若欲立盟主，必须立卿，苻乃庸才，因逃难至此，焉敢妄占也？”伊详曰：“吾闻立尊，定须立德，公祖德于民，吾故率众推公，公何辞耶？”言讫，伊详为首下拜，称千岁，十万余人齐声从命，于是姚苻为后秦王，拜伊详为谋事参军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攻讨北边。

却说慕容冲既杀了苻睿，同高盖又集军马，屯于城外。乃遣人送书谓秦王坚曰：“吴王已定关东，可速备大驾，送家兄皇帝还邺都，与秦以虎牢为界，两下罢兵。”

坚见书大怒，召慕容暉责之曰：“卿之宗族，可谓人面兽心，不可以国土期也。”因命暉以书招谕泓、冲二人来降。

暉密遣使谓泓曰：“吾笼中之人，必无还理，且燕室之罪人也，不足复顾。汝勉建大业，吾死，便即尊位。”泓于是进兵向长安。

却说后秦王苻用伊详计，招众十余万，进屯北地，华阴、新平、安定等郡皆降附之。秦王坚大怒，自率步骑二万，前来讨苻，秦兵屡败。苻兵屯于安公谷下，军中无井，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，苻军有渴死者。会天下大雨，后营中水深三尺，营外寸余而已，后秦军复振。坚叹曰：“天亦佑贼乎？”于是苻得活。

却说慕容泓谋臣高盖，见泓德望不如慕容冲，且持法严峻，因说慕容冲曰：“慕容泓非济世之才，吾意欲以将军为盟主，将军复有意乎？”冲曰：“一身客寄四海，未尝不伤感而叹息，鸛鷀尚有一枝，狡兔犹有三窟，何况人乎？北中丰腴之地，非不欲之；奈泓与吾同一宗亲，甚不忍焉！”高盖曰：“北州天府之国，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。如今慕容泓不能用贤立事，刚而无勇，柔而太弱，



此业不久已属他人矣。今天以资将军，此会挫失，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语乎？将军欲之，某当效死。”慕容冲拱手谢曰：“倘天助，实出公之所赐也。请暂少歇，再容商议。”当日席散。次早，高盖又语之，慕容冲曰：“既先生有念冲意，从先生计之。”于是高盖密于慕容冲耳畔言曰：“今日明公入城，彼必出迎明公，击盞为号，因而杀之。”冲曰：“然！”因此慕容冲与高盖领军回城。

慕容泓闻慕容冲大捷而回城，乃引诸从人以果酒在城门内迎贺。时高盖佩剑在前，慕容冲在后而进。见慕容泓执酒在门边，因言曰：“托圣兄洪福，幸获此胜，何劳远迎？”泓对曰：“得贤弟英勇，大破秦兵，生灵百万，无不感戴。”因忙举酒与冲，冲接着，作失手击破，高盖一见，舞刀向前，把慕容泓一刀斩之。泓首落地，诸从皆惊。高盖大叫曰：“降者免罪，逆者尽诛！”于是城中诸将吏人，俱各投降，不敢拒命。因此高盖请慕容冲入为皇帝，即大位，承制行事，复置百官，遂遣将加兵，攻讨北平。

先是，秦王苻坚灭燕，慕容冲姊年十四，有倾城国色，苻坚纳之为王妃，宠冠后官。时冲年十二岁，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，因此姊弟专宠。安人吴进中是长安百姓，为之歌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群臣咸惧冲为内乱，时王猛切谏之，苻坚不得已，乃使冲出长安，为平阳太守。又有谣言曰：“凤凰凤凰，止与阿房。”苻坚闻知，以凤凰非梧桐不栖（qī 居住，停留），非竹实不食，乃命植梧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。慕容冲，小字凤凰，故有先兆之识也。

八月，燕将慕容德等进兵围住邺城，城中长乐公苻丕大忧，况且刍粮俱尽，削松木饲马，犹不肯降。燕王垂谓诸将曰：“苻丕穷寇，必无降理，不如退屯新城，开丕西归之路，以谢秦王畴昔之恩。”于是将慕容德等传令三军，退趋新城而屯。

却说晋太保谢安上表，请靖胡乱，以兵北讨。晋帝读表曰：

先帝深虑胡贼，势不两立，由胡无隙可乘，故不敢征。后陛下登位，岂期苻坚逆天犯境，蒙托臣以讨贼。臣自知劣才之弱，贼众之强，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欲以破秦。陛下天威，洪福所致，将士戮力效命，一击破秦百万之兵，使苻坚丧胆于肥水。鲜卑乱生关东，五胡杂植，俱各以秦之军，食秦之粟，杀秦之兵矣！此乃天厌秦人，故有此衅耳！伏望陛下乘此，遣将开拓中原，北方指日

可平。甲申大光九年九月，太保臣谢安，谨表以闻，仰于闻听。

晋孝武帝览表谓安曰：“卿策正合朕心，太保可调拨诸将，以兵起行伐秦。”于是谢安谢恩，即出朝堂，使前将军谢玄率桓石虔诸将，以大兵二十万，来讨河南。河南城堡闻兵至，皆来归附。谢玄领兵入屯河南，分兵戍守，安慰百姓。又使晋陵太守滕恬之以兵五千渡河，入据黎阳。又令参军刘牢之以兵二万，入据碭碭（qiāo áo 古城名，今在山东）、滑台。分拨已定，谢玄自以大兵屯于河南城，使人前去打探消息。待其来报，然后进兵。

第二六七回

苻丕求救于谢玄



却说燕王垂退兵，放长乐公苻丕出走，而苻丕坚守不走。垂大怒，复使车骑将军慕容德等率兵围邺。苻丕见燕兵又至，进退无路，只得固守。及闻谢玄入据河南，心中大惊，急聚将佐商议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殿下休忧，臣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使慕容垂退兵，可保邺都万无一失。”苻丕视之，乃右将军徐成。丕问曰：“卿有何高见，可解此围？”成曰：“某闻慕容垂祖父先仕晋，晋封为侍中；后慕容隼反晋，自立为燕，至暍被圣父灭之，今垂复称燕，晋人不乐其生。某请命去说谢玄与殿下联合，同破燕兵，此围自然瓦解。”丕曰：“汝且试言玄之说辞与吾听。”成于苻丕耳边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丕然之曰：“其说甚奇。”于是修书一封与徐成，从夜半引五千兵，杀出南门，奔河南而来。

不日入城，说谢玄曰：“秦王与晋无仇，只因慕容垂父子切言劝之，以兵犯境，致结肥水之怨，秦王深悔羞焉。不期逆贼计乘吾败，复自称燕，以兵来攻邺城。今长乐公苻丕遣某以邺都之地奉公，乞赐粮米，救济军民。再以一军救应，同退慕容垂，情愿领众西归，让邺都河南还晋，永远和好，誓不相侵，未审（shěn 知道）尊意何如？”玄曰：“既长乐公还我邺都之地，怎不救应？吾以米二千斛，汝可先运赴邺，资给军民，吾后即便点兵来救。”徐成拜谢，运粮先回。

当桓石虔谓玄曰：“将军何不坐待慕容垂去诛苻丕。如何反助粮米，与其救兵？”谢玄曰：“汝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慕容垂不减韩信之智，又有吕布之勇，今以兵围邺，苻丕困极，吾若不以粮米馈之，不遣军马救之，苻丕势穷，必然降燕，则邺都何年可得？故吾以军粮救应苻丕，使其同吾杀退慕容垂也。苻丕势弱，安敢失信？定要西归，吾唾手可得邺城，河南之地，十有九矣。”诸将曰：“将军神见，我等不及。”于是玄召参军刘牢之至，曰：“汝可以二万兵前去，助苻丕破燕。”牢之从之，即以二万兵来救邺城。

却说徐成运米二千斛近邺，使人先入城报知苻丕。苻丕以兵出接粮米入城，徐成以兵断后，杀散燕兵，亦入城去。苻丕问曰：“虽得粮米，可支数月，未审

救兵何日得至？”徐成曰：“只管坚保城池，以待救军。”于是不令军人昼夜固守之。

燕慕容麟攻博陵，城中粮草已尽，功曹张猗恐城破，逾（yú 越过）出城，聚众五百以应麟。王兗临城责之曰：“卿是秦民，吾是卿君，卿起兵应贼而号义兵，何名实之相违也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卿母在城弃而不顾，吾何有焉？今人取卿一时之功则可矣，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？中州礼义之邦，不意乃有如卿者乎？”麟怒，身先攻拔博陵，执兗杀之，军民皆恨。

第二六八回

慕輿文杀刘库仁



却说平阳太守慕輿文，乃慕輿句之子也。闻苻坚败于肥水，及慕容垂称号自立，乃招集兵马，来攻刘库仁。库仁大怒，点起军马与慕輿文交战，二人交锋，战二十余合，库仁被慕輿文斩于马下。刘头眷见兄库仁被杀，舞大杆刀，拍马来赶慕輿文。文又与眷相战，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刘显见叔赢不得慕輿文，持枪前来夹攻，文抵挡二人不住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便走。刘显驱兵，击杀得慕輿文之兵大败，逃回平阳去讫。

时刘库仁既死，其子刘显杀退慕輿文，寻刘库仁尸首葬埋讫。其弟刘头眷代领其众，刘显心甚不平，暗藏利刃入内室，刺杀其叔刘头眷，自领诸部。刘显既领其众，恐皇孙拓跋珪长成复业，乃谓左右林茂、王霸曰：“拓跋珪年已长成，后必为乱，吾欲杀之，恐秦王见罪，吾甚忧患，汝有何计？”林茂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吾甚虑此，既要害珪，不诬其谋叛，何以杀之？不如先杀拓跋珪，然后使人具奏珪谋叛，吾已杀之，将军有何罪焉？”显然之。茂又曰：“此地常例，每年聚会诸部众官，今期已迫，来日将军使人往请诸部大人赴会，就请拓跋珪同至，若来赴会，留而杀之。”显曰：“其计善矣。”于是刘显使人请各部官赴会，又差人来独孤部请拓跋珪，拓跋珪收拾赴会。燕凤曰：“愚意刘显有害小主公之意，故今来请赴会。”贺讷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凤曰：“显新杀亲叔刘头眷而夺此位，恐小主公成人后来取位，故有谋害之意。”讷曰：“虽有此计，切莫疑心，平阳去此不远，不去反疑。”珪曰：“公之言是也。”张册曰：“筵无好筵，会无好会，主人不可去。”赵俊曰：“某将马军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无事。”珪曰：“子杰同去，何足虑也？”拓跋珪与子杰即日同赴平阳，离独孤部百余里，比及到郡，林茂出郭迎接，意甚谦敬。拓跋珪不疑，随后文武官各出迎接，拓跋珪更无疑忌。是日，请于馆舍暂歇，赵俊引三百军士围绕保护，俊带甲挂剑，行坐不离。

次日，入报九部四十五处将士官员皆到。刘卫辰亦到，显先请商议曰：“拓跋珪世之枭雄，久必为北州之祸，可就今日除之。”卫辰曰：“恐失士民之望，

不可行。”刘显曰：“吾已密领秦王诏旨在此。”卫辰曰：“如此，则宜先为准备。”显曰：“东门阴山大路，吾已密令宗弟刘和引五千军把住，南门外已使刘中引三千兵把住，北门外已使刘钟领三千军把住，只有西门不必守护，前有大溪阻隔，虽有数万人马，不易过也。”卫辰曰：“吾恐赵俊行坐不离，恐难下手。”显曰：“吾已伏千余兵于城内了，可使王威另设一席于外，以待武将。先请住赵俊，后可行事，吾已安排定了。”

当日杀牛宰马，大设宴饮。请拓跋珪与众官至堂中。拓跋珪主席，诸公子两边，其余各依次坐讫。赵俊带剑立于其侧。酒至三巡，王威入请赵俊赴席，俊推辞不去，珪命去，俊出就席。刘显在外收拾铁桶相似，三百军都赶归馆舍，只待半酣，号起下手。正值王霸把盏至珪前，以足履珪之足曰：“请更衣！”珪会其意，待霸把过盏，推起如厕。王霸已于后园等待珪，入谓曰：“城外东南北皆有兵马，惟西可走，使君急从后遁去勿迟，刘显已定计害君多日。”拓跋珪大惊，急解马开后园门，飞身上马，不顾从者，望西而走。把门吏问之，珪曰：“吾不胜酒力矣，故先回耳。”挡之不住。时刘显举头不见拓跋珪在座，便遣林茂去追，茂上马引五百马军即便赶之。

却说拓跋珪出西门，行至大溪，幸有艇船，急上艇船，将金条头雇艚人撑过江，上岸而走去了。刘显赶到江边，不见拓跋珪，只得还城。

俊饮酒间，忽见人马转动，急入视座上，不见拓跋珪，大惊。急出探馆舍，听得人说，刘显引军追拓跋珪出门去了。因此火急操枪上马，引三百军出城。迎见林茂，问曰：“吾主何在？”茂曰：“使君逃席，不知何往？”赵俊是个谨细的人，不肯造次，遍观军中，并不见动静，前望大溪相隔，别无去路。赵俊曰：“汝请吾主，何故着军马四绕？”茂曰：“九部四十五处官员在此，吾为上将，岂可不防护也？”俊曰：“汝逼我主何处去了。”茂曰：“吾听知匹马出门到此，不知何处去了？”因此赵俊忙讨船，引三百人渡，赶五里之路，追着拓跋珪，保护得还本部，来见贺讷，细说刘显谋害之事，及得王霸所救之言，讷曰：“既刘显起此不仁，汝可招军马，以待迎敌。”于是拓跋珪始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礼贤下士，聘旧大臣，不半岁，积得精兵二十万人。自是威名日盛，刘显不敢攻焉。

第二六九回

姚萇以兵攻新平



后秦王姚萇闻慕容冲攻长安，会群臣议进止之策。诸将皆曰：“宜先取长安，建立根本，然后经营四方。”萇曰：“燕人因其众思归以起兵，若得志，必不久留关中。吾当扎屯岭北，广收资实，以待秦王晏去，然后拱手取之。”言訖，乃留长子兴守北地，自将其众攻新平。

初，新平人杀其部将，秦王坚缺其城角以耻之，新平人深以为耻，欲立忠义以雪之。及萇至，太守苟辅欲降，郡人冯杰等谏曰：“昔田单以一城存齐，今秦犹连城过百，奈何遽为叛臣乎？”辅喜曰：“是吾志耳，但恐久而无救，郡人横被无辜，诸君能尔，吾岂顾生哉？”于是凭城固守。

后秦兵至，为土山地道以攻，辅亦于内卫之，或战地下，或战山上，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。苟辅乃诈降以诱萇，萇信之，将入城。诸将士告有诈，始觉之而返，辅伏兵邀击，萇几死之，得伊详引兵来救，因此进杀去万余人矣。太守苟辅坚守以拒后秦，粮竭矢尽，外求救不至。后秦王萇使人谓曰：“吾方以义取天下，岂仇忠臣耶？卿但率众还长安，吾止欲得城耳。”辅率民出，萇执而阬（kēng 同“坑”）之。